

本土文本



在我10岁的单薄如同纸片一样的人生经历里,恐惧曾经一次次袭击过我。

三年前的一个春日,留根拉我去朝阳河边捉蜻蜓。我跌跌撞撞地扒开一丛芦苇,一条和我胳膊一般粗的大蟒蛇赫然在目。它昂着尖尖的脑袋,盘踞在一堆枯草上晒太阳,蛇信子“嘶嘶嘶”地吞吞吐吐,那样子看起来警惕万分却又懒得介意眼前的打扰。我可没法子和它一样淡定,浑身一个激灵就兔子一般拔腿逃开。

还有一次是随我爸到一个远亲家里吃年酒。那个晚上,有个大耳肥腮的家伙讲了很多闹鬼的故事,有鼻子有眼的,听得我心惊胆战。他还说到了我们蒋庄的湖桑林,说他有一次路过那里时就被一个“苍苍鬼”迷惑了,昏昏沉沉走了很久后才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打转。那天晚饭之后,我坐我爸的脚踏车回家,再次经过那片湖桑林时,心便提到了嗓子眼,风吹桑叶的沙沙声让我毛骨悚然。

最恼人的是“大麻风”——那个常来我们蒋庄要饭的瞎老头。村里人说,“大麻风”的家住在并不很远的西场,他的家境其实还是蛮不错的,根本犯不着出来要饭,他们说“大麻风”这样做完全是在作践自己的子孙。我对村里人的议论不感兴趣,令我心神不宁的是“大麻风”的脸——那张脸黝黑尖瘦、疙疙瘩瘩,仿佛源自某个远古的诡异故事。留根他们对此毫不介意,他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捉弄“大麻风”,把混杂了尘土的碎草叶撒到他捧在胸前的破碗里。每当这时,“大麻风”的嘴巴里就会发出响亮而又含混的抵抗,那张脸更是因为愤怒而扭曲变形。很久以来,我都万分警惕着“大麻风”的出现,一想到哪天自己可能会猝不及防地和他相遇,我就惶惶不安。

而这些曾经的恐惧,和1990年初夏的那个午后比较起来,其实都算不了什么。

那天,我们刚吃了午饭,我妈还没来得及收拾碗筷,两部警车就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家门前。我说它们悄无声息,只是说警车没有“呜呜啦啦”鸣响警笛,车顶上警灯也没有像电影里那样闪烁不停,是警车尖利刺耳的刹车声和阿黄凶猛的吠叫声,把饭后困顿中的我吓了一跳。

“噢——警车!警车!”我第一个冲到门口,兴奋地对我爸我妈叫喊道。

那时候,第二辆警车还没有停稳,车屁股后面还拖着滚滚烟尘。面对忽然而至的两部警车,一时间里我激动不已,又茫然无措。几个穿制服的人从警车里钻出来,一边整理着他们并不凌乱的衣帽,一边冲着不远处仍在吠叫的阿黄呵斥了几声。他们的皮鞋乌黑锃亮,站立和走动的样子威风凛凛。

我忐忑步履了过来,一把将我拽回了屋子,而后将嘴巴附在我妈耳边嘀咕了一声,又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。我看见我爸的脸就像一块铁板又冷又硬,脚步深深浅浅,毫无章法,显出某种醉态。而我妈呢,我爸只不过在她

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,她的脸就刷地白了。她试图站起身来,却又虚弱地坐了下去。她向我招招手,待我走近,一把将我拉到怀里。贴着我妈温暖的胸膛,我却分明感觉到一丝透骨的寒意——我妈的身体微微颤抖,心跳杂乱无章,鼻腔里游动着阵阵细微而又急促的叹息……

几个“大盖帽”面色严峻地跨进我家大门。最初,我爸还迟疑着张开双臂,试图将这群不速之客阻挡在门外,但他的阻挡在那些“大盖帽”面前实在软弱无力。阻拦无望,我爸只得垂下手臂,转而抖抖索索地掏出一盒烟来,拔出几支递过去,却被“大盖帽”们冷冷地挡了回来。

我妈忽然放开我,跌跌撞撞地跑到我的房间里,取出我的书包挂到我身上,不由分说地对我说:

“根喜,去上学!”

我不想马上去上学,骤然发生的一切让我忐忑不安。于是,我迟疑着问我妈:

“他们来做什么?”

“你走不走?”我妈没有理会我的发问,而是气急败坏地叫起来,“上学,快上学去!”

我从没见过我妈这样大呼小叫,这让我感到陌生又慌乱。然而,这样的叫喊分明裹挟着某种沮丧和绝望,刹那间,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在我的心里腾然升起。于是,我低下头,向外面走去。走到那一群警察旁边的时候,我犹豫着回头看了看,我看到了我妈一眶的泪水和空洞的眼神,这让我忧心忡忡。

一些乡邻聚拢过来,他们显然是被这两部神气活现的警车所吸引。当他们看到我从我家里走了出来,便七嘴八舌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摇摇头,从他们好奇的目光里走了出去。

我没有去学校,那是我唯一的一次逃学。

我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何处,只是听任两条腿带着我一路前行。村子里梨花尚未落尽,蚕豆刚刚结荚,大片的湖桑林蓊蓊郁郁。这一片曾经让我头皮发麻的湖桑林,现在却似乎成了一道安全的屏障,把我爸的惊慌、我妈的眼泪还有警车和警察统统阻隔开来。这样一丝莫名的亲近和安妥让我感动不已,我甚至想钻进湖桑林里,在浓密的桑叶覆盖下睡上一觉。

但我的双腿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它们把我一直带到了朝阳河边。那个时候,阳光还很热烈。热烈的阳光把朝阳河坎上的草皮晒得松软温暖,也把河面映照得扑朔迷离。天空很蓝,大块大块的云朵就像一群群羔羊,自由而散漫。

我在满天羔羊的注视下躺了下来,刚刚发生的一幕,令我心乱如麻,却又挥之不去。这个午后,我就这样躺在朝阳河的河坎上胡思乱想,过往的种种画面不时在我眼前闪现……

大约是在半年之前,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那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,我爸我妈喊他唐律师。他骑一辆半新的永久牌自行车,车龙头上总是晃荡着一只黑不溜秋公文包。他一次次来到我家,脸上的表情明明暗暗、捉摸不定,这让我很是厌烦。

我爸我妈对他的到来却恭敬有加,他们拿出好酒好菜招待他,还不



瞿 溢画

时往他的包里塞点香烟什么的。他在酒足饭饱之后,就会长时间地和我爸我妈窃窃私语,像是在制造一个阴谋。他的神神叨叨让我满腹狐疑,有时候我装作不经意靠近他们,试图探清他们在说些什么。然而我的每一次靠近,都让我爸我妈警惕万分,他们总是冲我不耐烦地挥挥手说,去做作业!于是,我不得不讪讪离开。

但是时间久了,我还是听到了一些只鳞片爪的词汇:抵债、房子、官司……有一次甚至还说到了“离婚”,这让我心惊肉跳。我对这个肥头大耳的唐律师没有一点好感,我也不喜欢我爸我妈在他面前俯首帖耳、唯命是从的样子。

“根喜——根喜——”

我睁开眼睛的时候,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,是村里的光棍汉景宽把我唤醒了。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到河边,又是什么时候坐到我身旁的。我看见这个老篾匠脚下,躺着一捆青翠耀眼的竹子。

“小心着凉了,小子哎——”

老篾匠披着一件对襟灰棉褂,一边捻着烟丝往水烟袋里装,一边漫不经心地和我拉呱。他的头发近乎全白,脸又瘦又黑,层层叠叠的皱纹里,一粒黄豆大小的肉痣在额角不时乱抖。

我没有吭声,站起来,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和草叶,然后弯腰捡起一块碎瓦片,向河里狠狠投去。

“咚”一声闷响,一群麻雀从芦苇丛里惊飞出来,扑棱着翅膀四散开去。远处的几只鸭子显然也受了惊吓,叽叽呱呱,交头接耳。

“怎的不上学堂去,省得明天要打屁股啰——”老篾匠咕嘟咕嘟抽起了水烟,一团又一团烟雾从他的嘴巴喷薄而出,又弥散开来。金

色的霞光泼洒在他的脸上和身上,这让他看起来好似铜铸一般。

我懒得和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头儿说话。作为蒋庄的孩子,我们从小就心知肚明,这个叫蒋景宽的老头儿不是个好东西。大人们暗地里常常窃窃私语,说这个老头儿年轻的时候曾经蹲过号子。在乡里人的眼里,一个坐过牢的人总让人警惕生疑。

坐牢?!当这两个冰冷的字眼蓦然跳入我的脑海,我像突遭电击一般浑身一颤,一颗心仿佛风中的树叶瑟瑟抖动。我无力地拎起书包,战战兢兢地往回走,走向村子里那幢最高、最漂亮的房子。那是我的家。

冷不丁,留根闪现在我面前,鬼头鬼脑地冲我喊道:

“根喜,你家被封啦——”

我愣愣地盯着留根看了半晌,这个大我三岁、高我半头的家伙实在可恶。此刻,他正龇着一副大板牙,对我挤眉弄眼,故意扮出一副愁苦相。我真想一拳挥过去,把他那几颗大板牙敲碎。

我并不十分清楚“家被封了”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,我只是隐约感到某种灾难在这半天时间里已经洗劫了我家。也就是说,从现在开始,我的家已经不再是往常的那个家了。

我往常的那个家多么骄傲!三四年前,当这幢小洋楼在蒋庄的土地上傲然崛起的时候,就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,不知道吸附了村里多少人的羡慕和赞叹。那个家不仅漂亮气派,还热闹,平日里总是人来人往,笑语喧哗……而现在,在渐渐浓重的暮色里,这座漂亮气派的小楼却呈现出一副无所适从的窘态。走向它,就像走进一种虚无和未知。

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响声。不用回头,我知道那是竹枝擦着地面的声音。(长篇小说节选)

来,回到童年,回到故乡。又如汪政先生评论毕飞宇《苏北少年“唐吉珂德”》中所说:故乡与童年是那么强大,不管他小说的风筝飞得多高、多远,那根线总是系在苏中的那块洼地上。储成剑的这本《少年终将远行》,便是那个有根的游子献给故乡的厚重的礼品,便是当年那些贫瘠与富足的土地上结出的沉甸甸的果实。

“每一个故乡都在沦陷”,但每一个故乡又都在被疗救。在文字中再现,在故事中反当,在时光的河流里轮回。

“快点,再快点……”每一个作家都听到了故乡的呐喊。城镇化、工业化、现代化让那片古老的土地惊慌失措,赶紧回到故乡去,去采摘时光缝隙中的那些模糊的记忆,那些几近失传的传说,那些土的吧唧的俗语俚语……

少年终将归来,为了故乡,也为了我们自己。

那一个叫“根喜”的少年是幸福,每一个有根的游子都是幸福的。储成剑是,我们也是……



民间写真



鲳鱼火锅

□金艳

寒冬腊月,小城华灯初上,要找到一家火锅店很容易。繁忙的工作间隙,约上三五好友,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边小聚一番,简直是人间美事。我人生中的第一顿火锅,夹杂着家乡独有的海腥味留存在我的记忆中,算来已有二十年之久。

那年,我读初二,在此之前,我不知道火锅是什么。由于我和初中班主任黄老师的女儿是发小,整天在一起玩,所以只要老师餐桌上有好吃的,她就会让我留下吃饭,我从来也不推辞,除了脸皮厚以外,另外一点原因是,父母都是农民,家里谈不上穷,但母亲甚是节俭,想要在家里吃到点荤腥确实很难。我也不敢告诉父母在老师家已经吃过,急匆匆地在饭点前赶回家再吃上一顿,免得家人生疑,怪我不懂事。现在想想,当年黄老师薪水甚是微薄,确是自己年轻不懂事。

记得那是一个冬天,下午刚放学,黄老师神秘兮兮地在厨房门口喊我(教职工宿舍和厨房就在教学楼后面),我隐约感应到晚上肯定会有好吃的。“你赶紧回家,上地里挑两三棵粗点的莴苣,叶子不要撸掉,一起带来下火锅。”老师的话还没说完,我已经骑着自行车跑出老远,但这一路往返也没想明白什么是“火锅”,还以为是在篝火中架一口铁锅,简直太武侠,太新奇了。母亲问我怎么放学了还去学校,我说黄老师叫我拔几根莴苣去她家吃火锅,母亲便不再问了,急匆匆帮我把我莴苣装好袋子放到自行车篮里,一面叮嘱我骑车看路,一面嘀咕着说我嘴馋不懂事,吃老师的饭欠了人情。

当我拎着莴苣来到黄老师家厨房门口,一阵海鲜味迎面扑来,还没看到吃什么我已垂涎欲滴了。发小看到我愣在门口,赶紧拉我进来,黄老师接过我手中的莴苣,安排我在桌子旁坐下,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顿火锅:鲳鱼细粉火锅,配菜是白菜、莴苣片、莴苣叶、嫩豆腐……一条条白到发光的鲳鱼在热气腾腾的火锅中慢慢熬煮,老师在我的小碗里加了调料,等鲳鱼熟透,夹起一条首先放到我的碗里让我尝鲜,然后依次为我加上细细长长的细粉和其他食材,叮嘱我趁热吃。说实话,虽然出生在海滨小城,但是海鲜在我家的餐桌上几乎见不到,记忆中除了去吃喜酒或者满月酒,像鲳鱼这样肥美的海鲜平时是很少吃到的。在火锅里烫熟的鲳鱼特别诱人,筷子轻轻一拨,雪

白的鱼肉顺着鱼骨剥落,将鱼肉吃到嘴里,鲜嫩和美味顿时让人忘记所有的烦恼。然而面对这诱人的火锅,我有些拘谨,就像是使惯了筷子吃米饭面条,突然要用刀叉吃牛排的那种不知所措,竟一时间下不去嘴。看到我有一些尴尬,发小开玩笑说最后一个吃完的人要洗碗,还说让我快点吃,争取吃完打一局“魂斗罗”再回家。老师一直夸赞我带的莴苣新鲜美味,是她的最爱,我当时信以为真。

正当我大快朵颐之时,母亲不知怎么来了,脸色不是很好看。黄老师担心母亲责怪我,伸手拉住母亲:“菊兰,你这莴苣种得好,吃起来特别嫩啊,来来来,坐下来一起吃,吃好了再回去。”我怯怯地低头不敢再吃也不敢看母亲。母亲带着歉意婉拒了老师的邀请,坐在一旁的凳子上,气氛很是尴尬。黄老师放下筷子:“菊兰,你千万不要怪孩子,自小和我们家丸子(发小的小名)一起长大的,现在又是我的学生,没关系的。”经这么一说,母亲的脸色消了一些,一边应着黄老师说着些赔礼的话,一边叫我快点吃,吃完好跟她回家。黄老师一边冲我使个眼色,让我顺着点母亲,一边又为我夹了满满一小碗的鱼,在我埋头吃饭的空当,只会教书的黄老师还积极地向母亲讨教一些种菜的技巧,问今年的收成如何。回去的路上,母亲再没怪我,只是告诉我每个家庭都有难处,以后会给我买肉吃,少给老师添麻烦。这顿鲳鱼火锅,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一课,母亲的话让我幡然醒悟,对啊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,尽管黄老师还是一如从前地待我好,但我再没进过老师家厨房。

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,幸运的是,在我人生的重要时刻,黄老师都像母亲一样陪伴在我身边:在我和先生的婚礼上,老师和我的父母坐在一起抹眼泪;我生下一双儿女,老师都会像自己当了外婆一样,精心准备好宝宝的衣物鞋帽来看我;在我的事业低谷期,老师无比心疼,想尽办法为我谋划出路。等我的生活尘埃落定,偶尔登门拜访,她还像当年一样把我当成孩子,开心地为我煮茶,如果我能留下来吃一顿她亲手包的馄饨,她会高兴地发个视频给远在他乡的丸子,数落她不像我这般知冷知热。那天,我吃着老师亲手包的芹菜猪肉馄饨,主动聊起二十年前那顿难忘的鲳鱼火锅,老师说其实她已经不记得了,但是多年来,她作为一名人民教师,对待每一个懂得努力的学生从来都是愿意去付出的。谈话间,往事云翻浪涌,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。

“小康之家 幸福生活”主题

征文启事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充分展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显著改善,生动体现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,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、南通报业传媒集团、南通市作家协会举办“小康之家,幸福生活”主题征文活动,要求如下:

- 一、作品聚焦自己或身边发生的可喜变化,从家庭的角度,展示社会、经济、生活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,用具体而微的故事呈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。要求内容真实,情感真挚,未公开发表过,字数1500字左右。
- 二、体裁为散文、特写。第一人称、第三人称皆可。
- 三、作品择优在《南通日报》、《江海晚报》、南通发布等平台刊发。
- 四、征文截止日期:2021年7月31日
- 五、投稿邮箱:ntbyfk@163.com(不接受纸质来稿),文末注明作者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联系方式。
- 四、拟设一等奖1名,二等奖3名,三等奖6名,优秀奖奖10名,活动结束后颁发证书、奖金。

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 
南通报业传媒集团  
南通市作家协会  
2021年4月

少年终将归来

(评论)

□陈凤兰

自己的故乡,因为那里藏着我们灵魂的密码,藏着我们终身无法去除的基因文身。

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惊心动魄的,只是“静水流深”,没有洞察力的人看不到时间罅隙里风云涌动。根喜的父母因为生意失利,债台高筑,不得不背井离乡,去上海讨生活。一个寄存在朋友家的“留守儿童”,就像一根杆条被默许着自顾自生长。还好,乡村几十年来积淀的淳朴默默织成了篱笆,守住了孩子的纯净。景宽爷爷无限的宠爱与呵护,大风姨一家的善意与温情,留根、扣子、彩霞的陪伴与支持,那些真,那些善,那些美,都被乡村宽厚地庇护着,小心翼翼地深藏着,化为滋养的水分默默给养给柠条。

“半只西瓜”这个意象在作品中大有讲究。留根、扣子和不情不愿的我,集体去偷了何桂芳西瓜地的最大的一个瓜(后来才知道是种瓜),当他们吃得肚子快要爆炸时,还剩下半只西瓜,为了销毁罪证,他们提议由根喜把半只西瓜扔到茅坑里。而不舍又不安的根喜却自作主

张,乘人不备悄悄放到了景宽爷爷门边的地上,没想到这彻底让景宽爷爷背了黑锅。“好人做坏事”,连累了景宽爷爷,却一如既往地被宽恕。在故乡,每一个背着原罪的孩子都被原谅,每一个弱小的背后都有一份坚实的守护。

这“半只西瓜”的甜美,会分解到少年远行后的每一个日子里。困苦、厄运、不幸,只要有人性美好之光,就让我们相信了人,相信人间值得。

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,少年终将会成为社会人,会成为文明人,他终将归来。那里有他的根,有他的童年。“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”,那些被故乡的弯弓射出去的年轻人,最终都会在童年的时光里里寻找到疗伤的温情,都会在童年的日子里稀释掉成年人身心的沉重。他们会一次次在梦中回到童年,那些乡亲乡情,那些淳朴醇厚,永远是他们生命温暖的底色。

少年终将远行,就像曹文轩在《前方》中写道: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。但每一个少年又都会回